



74
6640
21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內廷供養禮部右侍郎李天寶秦蕙田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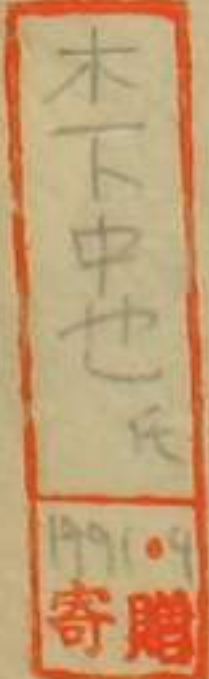
李天寶總督蘇都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翥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冕
參校

吉禮五十五

四方

蕙田案四方之祭見於經傳者不一祭法四
坎壇祭四方此祭之壇也曲禮天子祭四方
諸侯方祀有兼祭專祭之不同此祭之等也
大司馬仲秋祀祊則治兵有祭月令季秋祭
禽則田獵有祭雲漢方社不莫甫田以社以
方則祈年有祭大田來方禋祀則報賽有祭
占夢舍萌四方則因祊禳有祭八蜡記四方
則蜡有祭此祭之類也其玉青圭赤璋白琥



元璜其幣因方色其牲鬯辜其尊蜃散其舞羽舞此祭之物也四方之祭重矣然乃不知其為何神鄭注大宗伯于六器則以為五帝于鬯辜則以為蜡注舞師則以為四望注曲禮則以為五官之神注祭法則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即鄭氏一家已參錯如此案大宗伯血祭祭五岳鬯辜祭四方是四方與四望不同也曲禮祭四方之下即曰祭山川而豕沈與鬯辜亦異兵舞與羽舞又異是四方與山川不同也周禮祀五帝三月繫牲十日誓戒其義與祀天相等四方則與百物連言是四方與五帝不同也唯五官之神之說應為近之五官之神生有功烈于民死則祀之

各主一方佐天成物但從食五人帝以配五帝尚非正祀此祭四方或其正祀耳然經傳雖詳而漢以後無其祀亦以諸儒之說未定故與

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

注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

為壇一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方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

周氏謂曰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齋之類則祭于壇若水庸之類則祭于坎歟

蕙田案鄭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是以四方即山川然據曲禮歲徧及周禮大宗伯豕沈鬯辜舞師兵舞羽舞則四方與山川異祭難于合一方氏泛指萬物之神無所依據周

禮記祭法四坎壇祭四方



氏移鄭氏編辜祭四方之解以解祭法恐亦未是

右四方坎壇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

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來方各祭其方之官而已疏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于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龜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在五岳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潔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祀云方

楊氏復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難辨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于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于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亦各有所屬也

北亦隨四時而望祭于其方也望祭之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編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岳以編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帔舞疏云百神之小神是也非祭四也方

蕙田案鄭氏數解以此曲禮注為是楊氏亦主四望之說然五岳用血祭四方用編辜詎可合而一之與

方氏慈曰天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

呂氏大臨曰天子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皆不得祭故曰方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編辜祭四方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

驅牲胸也編而磔之謂磔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疏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于義未可故後鄭不從能從經編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編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云編辜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編磔牲體者皆從胸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云謂磔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難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子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于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

蜡以記四方不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者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

王氏昭禹曰鬻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鬻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

蕙田案四方謂各主其方之神詩所謂以社

以方者鄭氏磔禳及蜡祭之說非是

詩小雅甫田以社以方

傳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疏言迎四方之神于

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
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
句芒食于水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為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
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
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知此祀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
稷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
以祀社注云社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
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朱子集傳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社是也
何氏世本古義曰方謂四方之神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
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可也

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愚案詩每以方社對
舉以后土乃中央之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增謂
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然四方之解又自不一周禮大宗伯以
禋辜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
以為四望又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今案周禮
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被舞者則與四方之祭用羽舞異可知四
方與百物不同必非磔禳蜡祭之類也大司馬禮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
之上而魯人掌供柝暨凡山川四方用辰則又列四方于山川之下可知四方
別是一祭既不同于山川亦斷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參互眾說唯以祭句
芒等神為允此祭社方及下文御田祖皆孟夏雩祭祈雨之禮詳已見小引下
又證于雲漢之詩曰祈年孔鳳方社不莫明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已
月又行雩祭方社之禮而卒過時不雨故閔之也舊說皆以此為秋報誤矣

蕙田案何氏之說當是

右四方正祭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

祠祭禽于四方

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社

方四方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
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
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眾多獵則主用眾物以祭宗廟而
亦報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
還祭于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
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于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

五禮通考卷之六 四方

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眾物多取得取也致禽饁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于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方氏慤曰祭禽則以報成功于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

祀 注秋田為獮之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致禽以祀者秋田主用羅弊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祀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祀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釋祭乃為祀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

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箋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

社以方是也

世本古義曰方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上言詳見俾彼甫田篇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請雨之禮謹遵其時不為晚矣又案秋報亦祭方春祈秋報皆祭社解者或誤以此句兼祈報言又或謂專指秋報言皆于詩意未合詩為闕此時不雨而言何遠及前歲報賽之事乎

小雅大田來方禋祀 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而報焉

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而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禮成而祈後年也

朱子集傳精意以享謂之禋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

周禮春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注杜子春讀萌為

明明謂歐疫也謂竟歲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元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時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子春之說舍萌為歐疫案下文自有歐疫于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同故後鄭不從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案王制有釋菜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區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于此時贈去惡夢

鄭氏鐸曰舍萌謂取菜之始萌者而祭也夢者禍福之萌用菜萌以祭示去其萌芽之義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 注四方有祭也

右因事祭四方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禮謂始告

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入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率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

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
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
死之說為三壇同壇又為壇于南方周公于前立焉告太王王季文王以青圭
王故植璧于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于神坐之側事也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
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
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鏡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
物半死琥象秋嚴半璜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璜曰璜象東方以
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
彼止為告朔于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于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
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于明堂至秋總享五
帝于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
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
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文耀鉤亦云靈
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鏡已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鏡象春
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半寸是圭鏡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璜以祀日月是一
圭半兩圭又云璋邸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璋
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蒼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
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厲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璜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
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
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璜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宗案觀
禮記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

云上帝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
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
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
鄭注云黃帝亦于南郊是也
易氏被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色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
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
義也璜者用藏也其色以元
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

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騂牛也黑羊豕也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疏毛以諸言騂者皆牛
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
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
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
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又彼注
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
為三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
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
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皆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畧舉二方
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宮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畧舉二方
以韻句耳故周禮大宗伯職祀天乃爾禮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禮者此五宮之
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宰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万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采子集傳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駢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則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享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凡四方用蜃凡禘事用散

注故書蜃或為誤杜子春云誤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修潔散散皆器名元謂修蜃散皆漆尊也蜃書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概尊以未帶者無飾曰散疏司農云修潔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誤後鄭亦不從之矣鄭知修蜃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散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云蜃書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足容酒之類故書為蜃而尊名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禘事者即大宗伯云禘率祭四方百物者也王氏昭禹曰禘率以祭四方百物言禘則率可知

鄭氏鑄曰祭四方百物則禘禘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岳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

下又有兆山川澤邱陵之文則知山川澤與四方不同

地官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

望也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望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也

王氏昭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

黃氏度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祀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于鄉官者以此

右祭四方禮物樂舞

尚書大傳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

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

注禮致齋三日周禮凡祭

祀前期一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齋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

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其祀禮曰
器矣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其祀禮曰
格祀篇名也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篇中大祝贊主人

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播藩國謂諸侯相助其祀也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

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其祀也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

祀之辭以事鬼神祇曰若尔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靈威

祈福祥求永貞也注神靈謂木精靈威帝顛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

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

猶為也六沴是神靈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

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注言民廣及天下有道者也事六事也

推內於六沴天子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

以天下為任者也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事

謂天子變異者言皆海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太皞之屬也

靈威仰下君祀太皞之屬也

四類

右六沴祀四方

四望並言則非小祀但不知所祀何神疏解家亦不同今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周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

鄭注兆為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

六十四民咸祀之賈疏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

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

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

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

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太昊句芒等配祭而

已今輒特祭人帝于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易之

也

蕙田案以上先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

為四類之說

禮記卷五 四類

鄭康成曰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
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
郊兆雨師于北郊 賈疏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
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
之等知兆日于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于東故觀
禮亦云拜日于東郊玉藻又云朝日于東門之外也
又知兆月于西郊者月生于西知風師亦于西郊者
以其五行金爲暘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
燥落由風故風亦于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于南郊
者以其南方盛陽之大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
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于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
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也
鄭氏鏗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

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于
東月始乎西其類宜于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
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
恐不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
方位豈理哉
蔡氏德晉曰四望之兆本有定方其四類之兆則日
出于東故兆于東郊月生于西故兆于西郊其北斗
五星二十八宿北辰十二辰則歲星及析木大火壽
星三辰東方蒼龍七宿兆于東郊熒惑鎮星及鶉尾
鶉火鶉首三辰南方朱鳥七宿兆于南郊太白及實
沈大梁降婁三辰西方白虎七宿兆于西郊北辰北
斗辰星及娵訾元枵星紀三辰北方元武七宿兆于
北郊也

蕙田案以上後鄭日月星辰為四類之說
華氏鳴翁曰四類即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者

蕙田案以上華氏四方百物為四類之說

蔡氏德晉曰小宗伯四郊之兆有四類者何也類如
倫類之類易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若曰聖人之
于民亦類也故物與物為類人與人為類四類者四
郊各為一壇以祀一方之人鬼物也鄭司農云四
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此專以人鬼言
也華鳴翁云四類即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者
此專以物彪言也合考之而四類之義明矣類祭之
神有四一曰報祀古昔君臣聖賢有功德于民者所
謂盛德必百世祀也二曰厲祀古昔王侯之無後者
祭法王祀泰厲諸侯祀公厲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

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是也三曰醮祭族師春秋祭
醮康成注醮者民物災害之神若人鬼之步蟪螟之
步也四曰蜡祭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享
農及郵表畷祭坊與水庸迎貓迎虎是也四類之壇
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之位辰戌丑未
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內為方壇墼之內相竝為
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上無
木主祭時以帛為位而書神之名號祭畢則焚之也
鄭康成以四類為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
位則不宜在四望之下蓋兆五帝則天神也四望則
地示也四類則人鬼物彪也此皆壇兆之在四郊者
也上文左宗廟右社稷此廟壇在國中王宮之內者

下文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則壇兆之在四方者以自近而遠為序也

蕙田案以上蔡氏報祀厲祀醮祭蜡祭為四類之說

右四類兆

高禘

蕙田案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祀高禘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說者謂祀高禘以祈子弓鞬弓矢男子之祥也詩大雅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二詩推本稷契之生由于祈祀高禘而得其日以元鳥至故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說者以為稷母履大人迹而

有身契母吞齔卵而有身非也然則高禘之禮上古有之秦漢以後無常祀每因皇嗣艱難則立高禘以祈嗣焉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

天子親往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字而字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咸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 疏案蔡邕以為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高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禘神是高辛氏以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也

蕙田案注疏不同疏為較長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

高禘之前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云也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太祝酌酒飲于高禘

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鞬又授之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而北面也禮此所御之人于禘之前禘在壇上御者在壇下故云禘下以祭神必降福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方氏慈曰后妃與國雖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羈則弓衣也帶以弓韞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詩商頌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傳元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

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疏毛以為契母簡狄于春分元鳥至日祈于高禘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釋鳥云燕燕也色元故又名為元鳥毛氏不信識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元鳥降之日有祀郊禱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元鳥至生商則是以元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禱而生契也元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命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禱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元鳥使下生商也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

宋子集傳元鳥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高禘禱陽氏修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史記其有之而鄭謂吞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識緯諸書故于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嚴氏案曰契母簡狄于春分元鳥至之日祈于高禘而生契故推本言之

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元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氏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娥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而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元鳥翔水邊卵流成簡吞之生契封禪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卵而生紛紛語怪遞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為無父娥非嘗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姊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姊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紵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以八百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與焉誰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譽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關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遊次曰建庇東遊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胎女何喜又曰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胎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于嚳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狄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墜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墜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識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焉謂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善乎蘇洵之言曰史載簡狄吞卵生契為商始神神奇怪蓋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于眾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墜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修亦云東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

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又蔡邕月令章句曰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其說獨與毛傳合當漢之世而有能持正論如兩人者正不多得若褚先生謂詩言契生于卯后稷入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褚雖疑無父之說之非而未免惑于神怪感通之事未足稱達識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持正論而猶以吞卵為可信況其他哉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

蕙田案元鳥生商之說毛以為祀高禘鄭以為吞卵朱子兼用之歐陽以為義當從毛何氏以為毛孔說正是也

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

維后稷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嫄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禮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鑊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弗之言被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欲然其左右所止任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禋祀郊禘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

而敏疾故為神歆享既享其祭則愛而佑之于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妊則震動而有身經言禮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禮祀以求子惟禘為然故知禘是祀禘也自元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惟彼郊作高耳于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于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鞶衣授以弓矢使執之于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于月令之注其意則然惟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祭也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禘尊也禘猶媾也言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于此及元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于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于常郊故也鄭于此箋亦云禘祀上帝于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為禘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禘之時必自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于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中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于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禘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禘故此箋從傳為郊禘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于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

五禮通考卷五十五 高禘

七

朱子集傳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郃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禘祀郊禘也弗之言禘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

郊禘蓋祭天子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奉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毋欲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振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夫人迹而履其拇遂欲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蕙田案集傳云祀天子郊而以先媒配據祀高禘在仲春之月冬至圜丘孟春祈穀皆是郊天不聞仲春之月又有郊天一祭恐不必如此說

羅氏泌路史皇禘之神女媧是享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城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魯郊禘則郊禘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城駘同列豈得為城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乙卵而生子後王以為禘官嘉祥從而禘之故王權為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禘祀以禘無子而姜嫄禘祀上帝以生稷則郊禘非立于生契之後鄭志焦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禘之彼其所禘乃于上帝至城簡吞鳥之後後王乃復祠之以配帝若昔先媒則廢之矣斯說為嚴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祀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建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禘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于高辛也東晉云皇禘者人之先也盧杜乃云元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高禘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禘其求子故謂之禘而古有禘氏之官因以為禘之神也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于是始立禘祠城

南下自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口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擊播不及女媧云嚴氏案曰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禘之神以禘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祀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敬歆言感動之速大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于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產之則長育之是為后稷也闕宮言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堯既嗣譽為帝則為壘後者當屬堯之子孫稷不得為壘後此周人所以特立姜嫄之廟而詠歌亦止及嫄彼有為爾也然祭法言周人禘於郊而郊禘者所謂禘者乃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則周人亦何嘗不祀壘乎又嫄若非壘則何得行郊禘之禮此理甚明無容曲說黃子道周云高禘或曰高辛氏或曰有儂氏鄭氏曰禮于高禘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占云然也又蔡邕束皙皆云高禘人之先也陳際泰云禘禘除之義所以禘于郊以禘除不祥故用弓矢後世射孤星即其遺也殷大白云敏即膚敏之敏歆即歆居之歆孔氏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禮祀姜嫄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足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謂之歆謂祭而神享之也文獻通考載宋高宗十六年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為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迹之拇以歆郊禘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禘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帝嚳引禘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詭禘禘併為一談至此齊妃嬪參享鬯而不獨去禮逾遠歷世非之

蕙田案履帝武敏歆其說難解嚴氏何氏之

五專夏卷之三 高禘

百

說頗為近理何氏似較長也

魯頌閟宮有恤實實枚枚

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恤清靜也實實廣大也枚枚巽密也疏孟仲子云是謂禘宮蓋以姜嫄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曰禘宮

朱子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于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

亡景亡繆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為女婦正姓氏職婚媾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為高禘之神因典祠焉

五經通義王者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禘亦祭天地也五經異義鄭元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注曰高辛氏之世媧簡狄吞燕子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為古者必以郊禘焉姜嫄禘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禘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焦喬答曰先商之時自必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所禘乃于上帝媧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為禘

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禱
月令廣義祀高禱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
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

蕙田案注疏言祀天而以高禱配後世遂有
壇祀于南郊者非也南郊乃祭昊天上帝之
所豈可雜以他神且因祀高禱而及上帝尤
為倒置考晉以後俱祀青帝庶或近之

右經傳祀高禱

隋書禮儀志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
祀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
漢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為立禱
祀使東方朔枚臯作禱祝
東方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禱賦

枚乘傳乘孽子臯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
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禱祝受
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通典晉博士束皙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禱
之祠高禱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為主而祀之以太
牢也

蕙田案武帝元朔元年皇太子生為立禱師
古曰求子之神也令臯作祭祀之文見戾太
子傳及枚臯傳高禱之見于漢書者止此

後漢書禮儀志仲春之月立高禱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通典魏禱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為
主

隋書禮儀志禮仲春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禱

晉惠帝元康六年高禰壇上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東哲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禰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晉東哲高禰壇石議元康六年高禰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禮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西府博上議賊曹屬東哲議後得高堂

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漢不祀郊禰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禰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繇來尙矣祭禮龜策祭器敝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于禮無依于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通志宋元嘉中得晉郊禰之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隋書禮儀志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禰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禰爲壇于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

三壇每歲春分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于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禘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禘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袞冕乘玉輅皇后服褱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竝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媒神訖帝及后竝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蕙田案齊以前祀高禘之禮不詳至是乃祀青帝似為得之

北史劉芳傳芳轉太常卿上疏曰禮儀志云高禘祀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

隋制亦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禘于南郊壇牲用太牢一蕙田案禘祀用郊壇不已甚乎

通典唐月令亦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

宋史禮志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後不著

仁宗本紀景祐四年二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祈嗣禮志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張奎言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為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文漢志郊祀不及禘祠獨枚臯傳言皇子禘祀而已後漢至江左概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齊禘祀最顯如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為後世法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後不著朝廷必欲行之當築壇于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禘神從祀報吉為禘之先石為主

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韉致禱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以俟上旨命曰特祀卽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玉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罇器神座如句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寢宮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禱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禕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韉授內臣奉至齋所置弓矢弓韉于箱在香案東福酒于坵胙

肉于俎在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韉受弓矢轉授內臣置于箱又請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飲福內臣又奉請再拜乃解弓韉內臣跪受置于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韉受弓矢轉授左右置于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韉還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竝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李絢傳仁宗未有繼嗣絢因奉祀高禰還奏賦大指言王者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

納
仁宗本紀寶元二年八月甲戌皇子生辛巳命輔臣報
祠高禘

禮志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巖以太牢報祀
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鞬著為常祀遣兩制官攝事
玉海仁宗寶元二年八月皇子生先是見赤蛇出于殿
墀神光照庭至是遣報祀高禘

宋史仁宗本紀慶厯元年春正月壬申詔歲以春分祀
高禘

禮志慶厯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帝嗣續未廣不設
弓矢弓鞬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

玉海皇祐三年九月四日詔禘壇徙爽塏之地
皇祐四年六月十四日禘壇徙郊壇東南奉先寺同知

禮院張師中言其卑陋保章正皇甫定等請徙于園丘
之東鎮安軍文學鄭孝先謂宜在東方長男之位命禮
官司天監詳定

嘉祐二年五月甲申徙禘壇于南郊壇東

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禘惟
不設弓矢弓鞬既又從禮官言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
高八尺今祀高禘既以青帝為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
之制又祀天以高禘配今郊禘壇祀青帝于南郊以伏
義高辛配復于壇下設高禘位殊為爽誤請準古郊禘
改祀上帝以高禘配改伏羲高辛位為高禘而徹壇下
位詔高禘典禮仍舊壇制如所宜改犢為角握牛高禘
祝版與配位竝進書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竝云作
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祝文請改云配

食于神

玉海熙甯五年閏七月己酉判太常章衡請遵故事祀
禛飲福受胙以應求男之祥上曰帝王子孫自有天命
宋史樂志熙甯以後祀高禛六首

降神高安變六 容臺講禮禛宮立祠司分屆後帶鞞

陳儀嘉祥萃止靈馭來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禛之應肇自生商誕膺寶命濬發其

祥天材蕃衍德稱君王本支萬世與天無疆

奠玉幣嘉安 昔帝高辛先禛肇祀爰揆仲陽式祈

嘉祉陳之犧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于孫子

酌獻祐安 昭薦精忠靈承瑞命青帝顧懷神禛儲

慶祥以蕃昌協于熙盛螽斯眾多流于雅詠

亞終獻文安 赫赫高禛萬世所祀其德不回錫茲

福祉蕃衍椒聊和平芣苢傳類降康世濟其美

送神理安 禮奠蠲衷祭儀竣事不擁靈休蕃衍皇

嗣

文獻通考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禛壇在南
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之人殆不
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于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
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禛壇高八尺廣二十
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高禛設位壇下壇
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為狹隘酌奠拜跪及執事
進退不可觀禮案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
禛既以青帝為主其壇高廣宜如青帝之制從之尙書
禮部言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
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案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為

五禮集卷五高禛

三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日天道闇
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于
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
五人帝之于五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句龍之于社后
稷之于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
可也若竝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
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于神農祝文云以后稷
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禘以伏羲高辛配祝文竝云
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旣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
食于神從之

宋史禮志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儀高禘壇上正位設
青帝席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壇下東南設高禘從祀

席正配位各六俎實以羊豕腥熟高禘位四俎實以牛
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壇諸正配位高
禘位俎則執事人奉焉竊以青帝爲所祀之主而牲用
羊豕禘神因其嘉祥從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執事者
陳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輕重失當請以二牲通行
解剖正配從祀位竝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今羊俎以
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請以戶部郎官
文獻通考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禘青帝以帝伏
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春分祀高禘以簡狄姜嫄從配皇帝親
祀竝如祈穀祀上帝儀惟配位作承安之樂而增簡狄
姜嫄位牛羊豕各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南巡雖多故之餘禮文難備至于祓無子祝多男所以係萬方之心蓋不可闕

文獻通考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祀典每歲春分日祀高禘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韜內出備器禮畢收徹三從祀神位前禮料入禁中行禮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禘之祀從之

玉海紹興二年二月禮官上春分行禮飲福受胙儀注三年正月博士趙霈請宸翰製祝辭以代親祠

十二年十二月博士劉嶸請講求禘壇方位制度禮官請建于行宮東南巽地城外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八月辛丑築高禘壇文獻通考紹興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鑑言禘祀之壇卑

陋弗稱有司致齋于社亭之上行事于民居之後遇雨望祭徙至江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以彰禋潔祀為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攷昔制度一新壇宇仍命大臣取生民姜嫄從于帝而見于天之義月令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祀必獲聖嗣詵詵之福詔禮部考詳先時禮部太常寺檢會國朝禮例高禘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三獻官監察御史等各前十日受誓戒又排設登歌之樂內行事官就南郊齋宮宿齋牲用牛羊豕每位籩豆各一十二昨緣車駕駐蹕臨安府權于望湖門外惠照院齋宮設位行禮牲用羊豕每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受誓戒亦不設登歌之樂今來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于行宮東南城外踏逐隨宜修建及踏逐近便寺觀權充

行事官齋舍所有設登歌樂差行事官受誓戒并合用
牲牢禮料籩豆之數竝依見今大祀禮例差官排辦從
之又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
爲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禘之神是生后稷以
爲從帝嚳祀禘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
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
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禘祀之禮姜嫄踵而
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
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詭譎祥併爲一
談至北齊妃嬪參饗黷而不蠲去禮逾遠歷世非之惟
禮記通典載大唐月令具言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
祀于高禘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享高禘
之儀緣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惟兩制官并有司執

事今欲乞比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依每歲元日祈穀于
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國
朝會要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
韜以乘輿所御者權降付外有司奉祠訖以福胙弓矢
弓韜授內侍以進皇后宮嬪就宮中受胙飲福今欲遇
祠高禘及徹禮饌進內依景祐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
所有牲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豐備以盡祈
天錫美之誠從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二月乙巳親祀高禘

禮志紹興十七年車駕親祀高禘如政和之儀

文獻通考紹興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案禮經仲春天
子親祀高禘徽宗皇帝修成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未經
舉行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從之二

月上親祀高禘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玉海紹興十七年二月三日上親祀儀注上服通天冠
絳紗袍乘輦詣壇大次降輦入次服袞冕執大圭奏儀
安嘉安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甲辰以太師檜為親
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于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
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于壇下牲用太牢玉用
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
賀樂曲十四降神用高安升壇用正安奠玉幣用嘉安
捧俎用豐安青帝酌獻用祐安亞終獻用文安送神用
理安上祀高禘禮畢十七日有司奏築壇之
所有瑞氣之應修壇之日有大鶴之祥
文獻通考宋高宗駐蹕臨安府權于望湖門外惠照院
齋宮設位行禮
玉海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己未校書郎董德元請高禘

與青帝分為二壇禮官請如舊制

宋史樂志紹興祀高禘十首

降神高安圓鐘為宮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禘宮肇

啟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繁

釐

黃鐘為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

禋庶蒙嘉惠嗣續說說神之降鑒雲車來臻

太簇為徵 猗歟禘宮祀典所貴粵自艱難禮或弗

備以迄于今始建壇壝願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為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

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來格子孫繩繩

升壇正安 有奕禘宮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

嚴登祀濟濟神兮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奠玉幣嘉安 青律載陽有馭頡頏祈我繁祉立子

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豐安 祇祓禘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膋爰具牲

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凡神其顧歆永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祐安伏羲高辛酌獻並同 瑞氣至止祀事孔時酌

以清酒裸獻載祇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維

熊維罷

亞終獻文安 中春涓吉歲事禘祠禮備樂作邊豆

孔時貳觴畢舉薦獻無違庶幾神惠祥啟熊羆

送神理安 嘉薦合芳有嚴禋祀神來燕娛永既醉

止風馭言還栗然歛起以祓以除錫我蕃祉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二月己未始祭高禘

禮志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尙書省臣奏行高禘之祀

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闕之卯辰地與園丘東

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

媯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

層東向北上前一日未明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

矢弓韞于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

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

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于他祀之肉進胙

官佩弓矢弓韞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

射以次飲福享胙

章宗本紀承安元年二月甲子命有司祠高禘如新儀

二年五月皇子生六月乙巳命禮部尙書張暉報祀高

禘

明史禮志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禘以祈

聖嗣禮官覆以問帝曰高禘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禘禮

春明夢餘錄高禘臺明初無此祀世宗嘉靖中始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駢犢花壁奉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禘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鞬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禘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于弧鞬張璠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郊禘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

錫福也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況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

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世宗實錄十年十一月復于欽安殿建祈嗣醮以禮部尚書夏言充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啟醮及除壇日帝親詣進香行禮餘遣大臣五人迭

代
圖書編高禘設木臺于震方皇城東永安門之北祭品上帝儀同祈穀皇考儀同高禘太羹一和羹二簋籩各二籩豆各六牛一羊一豕一帛用紅上拜位設于壇下北向后妃位七設于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欽天監擇吉具奏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于宮中

上及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內外官齋一日前二日太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昊天上帝正位皇考獻皇帝配位西向高禋設于壇下西向陳弓韞弓矢如妃嬪之數質明上祭服后禮服妃嬪各服其服上率后以下乘輅車至壇所降導駕官導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各至拜位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位傳贊同后以下帷中就位典儀唱迎神內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奏跪奏拈香司香官捧香跪進于左上三上香訖奏出圭導至皇考前儀同分獻官詣高禋神位前上香訖退立于東奏復位奏四拜典儀唱奠帛內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跪奏拈香奠帛捧帛官以帛跪進于右上受帛訖導至皇考前儀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于壇前

東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寺卿捧福胙跪于左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徹饌唱送神內贊奏四拜平身傳贊同典儀唱讀祝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詣望燎位上詣望燎位燎畢內贊奏禮畢分獻太常寺官俱退女官導皇后以下至高禋神位前贊跪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詣神位取弓矢以次授皇后以下受訖納韞贊俯伏興再拜禮畢退執事捧禋神位帛饌詣燎所焚之上率后以下乘輅還宮

蕙田案世宗定制郊禋改祀昊天上帝因明無五帝祀也然太褻矣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祖宗

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
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
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
爲億兆生民之主宰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
雖若人爲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爲郊禘之
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
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
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
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
之禮也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禘于郊壇郊者祀天之
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于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國
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
擇宮中潔淨之地立爲禘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禘配

庶于行禮爲宜

蕙田案古者祭祀之事必備內外之官後世
一切典禮婦人不預雖高禘係后妃應行之
禮往往以爲難行而罷此古今禮數之異也
邱氏之說或亦有可采者歟

右歷代祀高禘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僕卿督辦都察院桐城方觀承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虞曾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憲 參校

吉禮五十六

蜡臘

蕙田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當萬寶告成歲功既畢教民報本反始息老送終小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醉飽歡樂又因以教之禮讓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以正齒位注以為即鄉飲酒之禮是也周衰禮廢一國之人皆若狂然此飲酒意在勞農休

息故孔子以為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雖若狂未足深過月令曰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臘矣孔疏謂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以經傳考之蜡之祭自先嗇至水庸猫虎臘則止先祖五祀而已蜡之祭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祖五祀之禮此蜡與臘所以不同而舉蜡者仍復舉臘也自漢改蜡為臘而蜡禮始不舉矣自蔡邕合蜡臘為一而祖臘之說興則并臘之正禮亦亡矣自魏以後祖臘異名神位多少異數亥辰寅戌異日頗乖古義竝採著之以考其得失焉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

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疏明堂云土鼓鞀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贊桴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為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

代總陳氏祥道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為蜡周禮伊耆氏掌其王之杖威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文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于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撓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于街故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注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享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于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萬物非所享但享其萬物之神所以享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加功于民神使為之

馬氏喻孟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民有以致力于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蕙田案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蓋農功既成特祭享以報先嗇而凡物之有功于

嗇事者甚多因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楚詞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索字義也既云索則細微幽隱無所不到故天子大蜡仁之至義之盡其非常祀所及之神胡矣自鄭氏解月令以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皆謂之蜡而蜡之名義已失夫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乃國家之大祀何待索而祭之耶且合天宗與貓虎同類而祭不已藝乎又以先祖五祀為蜡則混臘為蜡而臘之禮亦失故蜡之名義不可以不正名義正而注疏及後世之沿襲誤謬可一覽而知也

右蜡名義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

疏大蜡八者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一農二郵表殿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蜡云大

者是天子之蜡禮運云仲尼與蜡賓是諸侯有蜡也

蕙田案鄭注八蜡有昆蟲以祝詞誤也經文實無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

疑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微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疏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享焉享農及郵表畷禽獸

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疏農謂古之田畷有功于民郵表畷者是田畷

于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曰畔畷者謂田畔相連畷于此田畔畔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貓虎之屬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疏曰祭坊與水

庸事也者只是嗇為所須之事故云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方氏慈曰上言祭下言享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于此有所畷畷則田官于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于

貓虎如此則
六者可知矣

馬氏勝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御物立乎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張子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蟲是為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陳皓集說齋與禱同先嗇神農也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

陳氏禮書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鬮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

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于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爾雅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

程氏迥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升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俛有資焉而無憾者可知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刑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于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并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界分理以是為準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早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畝澮溝洫使吾為早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益于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之賤隸猶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之賤隸猶之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于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視如天地而不敢慢也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情怡愉

樂和陸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薦
 交歸其德不為妖厲豈不盛矣乎
 天學衍義補邱氏澹曰八蜡之名鄭元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
 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為禽獸竊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
 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享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享其文各不同蓋
 主者以之為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官及郵表畷皆耕之處與夫食
 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畷之官及郵表畷皆耕之處與夫食
 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素享之也所謂迎貓謂其食田畷
 食田畷所以釋其享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
 止貓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
 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
 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為正

蕙田案八蜡昆蟲之祭經無明文張子及禮
 書兩陳氏之說為是邱氏宗之當矣沙隨說
 未的

蔡氏德晉曰伊耆氏始為蜡皇氏侃及熊安生俱以伊耆為神農路史謂神農
 初國伊耆國者故氏伊耆生三歲而知稼穡戲必于黍稷為能神明于農事
 因號神農也天子大蜡八則所祭之神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五表畷
 六坊七水庸八禽獸即貓虎也種百稼畷曰嗇天生五穀雜于庶草先嗇知粒
 食利于養生內收穫之久從而種植之而農事以起是為田祖司嗇則守其法
 以教民稼穡者也路史燧人氏鑽木取火以燔黍稷豚葛天氏之樂八闕其四
 曰畷五穀是有先神農而知稼穡事者也農勸農之官是為田畷郵始造郵舍俾
 田畷居之以督耕者表畷治疆理田而植樹木以為標列阡陌以爲道者坊始

造隄防以障水者水庸始造水溝以注水者禽獸即貓虎貓能食田鼠虎能食
 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八神之位先嗇為主正中司嗇及農為配司嗇居左次
 郵次坊農居右次表畷次水庸禽獸附祭于下貓左而虎右陸農師謂鼠善害
 苗貓能捕鼠故字從苗其有功於田尤大也先儒之言八神者不知郵與表畷
 為二而誤合之以為造郵舍于田畔相連綴之處即不足八神之數鄭康成祭
 中郎則以祝詞有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之語因以昆蟲為一夫昆蟲不當祭
 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于八矣况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毋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王子雍分貓虎
 為二夫貓虎即禽獸似亦不宜分也陳用之又因祭百種以報嗇之文而以百
 種為一夫此特言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司嗇云耳初非祭百種之穀也若
 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
 而為社稷之祭非蜡祭也

蕙田案蔡氏以郵表畷為二未詳何據竊謂
 畷有郵而謂之表若無郵則何表之與有舊
 說為是又謂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若祭
 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而為社稷之祭亦非
 也從來祭祀用黍稷未有用百種為盛盛者
 社稷正祭稷神乃百穀之長蜡則兼百種之
 神而祭之也

觀承案八蜡之目注疏以昆蟲為第八者自
 不合即謂非祭昆蟲乃祭禦昆蟲之神則幽
 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當祭田祖之神且地
 官族師有祭酺是祭捕蝗之神不當反以昆
 蟲名其神也張子獨据經文祭百種句而以
 百種易昆蟲始為穩妥故二陳氏俱從之若
 祭德晉去昆蟲而析郵表啜為二則割裂不
 通矣然司嗇即古稷官稷為百穀之長祭百
 種以報嗇是報司嗇之神而百種乃其祭物
 耳不當又分為二也王肅舊說則先嗇一司
 嗇二農三郵表啜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亦只就經文看出因迎貓迎虎本分為二而
 亦分之為文順也且祭各有尸昆蟲之尸固

難肖即百種之尸亦當作何狀貌耶則不如

此說為當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與功注四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于蜡使民謹于用
 別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黍稷稷祖妣以洽
 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疏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
 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萬
 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醴酒
 食使民飲羨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收
 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
 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準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
 日不與功謂不與農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飛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救日至而畢土功建
 亥之月起口至而畢也

方氏慈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
 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
 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力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但蜡不以息農
 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于建亥之月土功則畢
 于建子之月武功則續于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與功焉

柳宗元蜡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蠹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享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極矣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極矣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故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言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蠹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蠹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此乎否乎罷弱乎非神之為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則之謂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于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澇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右八蜡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

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宮之奇曰虞不臘矣

注臘歲終祭眾神之名疏此

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朱子曰史記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

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蕙田案孔疏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

曰臘不蜡而為臘矣的是蜡臘正解既從杜

氏不以妨鄭為嫌也

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辨鄭氏祈年天宗割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俱

蜡祭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或臘互文 疏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如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素也素萬物而享之案篇章云國祭蜡吹幽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眾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篇章相當故經廣祭眾神是周禮篇章所謂蜡祭也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

陳氏禮書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于蜡賓
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
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
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
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于是謂皮弁素
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
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
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于十有
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
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
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
以來溺于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
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于五

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南郊而缺其
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
序以樂民則唐一于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
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
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族姑洗南方蕤賓
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爲均于理或然
羅泌路史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
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
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
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
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
祀同于一日爾
蔡氏德晉曰周禮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然冕服始

于黃帝而神農時未有故蜡祭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鄭康成以黃衣黃冠爲既蜡臘先祖五祀者非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言祈言祠言臘三祭皆與蜡無涉蜡惟祭八神不及其他而鄭康成月令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者非也左傳宮之奇云虞不臘矣卽月令之臘先祖五祀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是也蓋周時蜡祭八神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至秦漢間歲終祭眾神俱名臘故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漢復曰臘秦又有伏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注六月三伏之節始自秦德公伏者金

氣伏藏之日四氣代謝皆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也漢又有祖匪曰祖衰曰臘周以前無所謂伏與祖者蜡之名則自神農至周不變臘則僅爲先祖五祀之祭而與蜡同月乃中郎獨斷載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均係漢儒附會之說不足信也

蕙田案蜡臘之祭是二非一見于經傳者甚明蜡祭有八而八者所統甚多故有百物萬物之說臘則先祖五祀而已月令孟冬祈年是祭天宗割祠是祭社及門閭臘是祭先祖

五祀皆與蜡無涉鄭氏以蜡有索享萬物之語遂并以為蜡祭蔡氏辨之極是豈知禮文明言萬物百物至日月星辰社稷乃天地神祇中之尊者而豈以萬物該之乎自此注一誤秦漢遂舉臘而廢蜡蔡邕遂以蜡臘為一事後世且以天神地祇為重而祭之于南郊四郊是并八蜡之本義俱失之而非主先嗇祭司嗇之意矣皆鄭氏誤之也

楊氏復曰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為正蓋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為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為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為章國祭蜡黨正國索鬼神而祭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為歲終然夏殷周三正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為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為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為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為臘乎

蔡氏德晉曰建亥之月農事既畢乃行蜡祭于夏為十月于商為十一月于周為十二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是也

蕙田案幽七月詩躋堂稱兕疏引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以正齒位則卽是蜡也據詩在十月滌場之時故月令屬之孟冬蓋農功甫畢三時勤動至是乃始休息是蜡在建亥之月無疑且春秋用周正虞滅虢在十二月明是一大證據況若在建丑之月是元正方過于耜舉趾又將復始農功何息之有楊氏之說非是

右臘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

注鬯謂醪及蜡祭疏云及蜡祭者彼云蜡

五禮通考卷五

九

也者素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素享之謂天子于制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于郊而為蜡法

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

血祭社稷為中祀沈以下為小祀也

禮記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祭謂既蜡臘

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

秋而草木黃落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

義俱名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

陳氏祥道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

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

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

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礫禴及

蜡祭也王于蜡服元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方氏慤曰皮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

云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

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

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

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為助

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

者祭之道也息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于土而作終亦反于

土而息冬則反于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

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

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兼言

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籥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

作之于始息之于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

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為息也

蕙田案鄭以皮弁素服是蜡祭黃衣黃冠是臘服陳氏以為俱是執事者之服方氏以為

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三說之中當以方氏為長

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元

二月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

老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

有穫稻作酒醴彼公堂稱彼嘏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

言歲終人功之成疏此蜡祭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韋籥伊耆氏之樂即

此亦各有韋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

終人功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于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

李氏景齊曰幽詩曰幽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蕭章所謂幽籥者蓋以幽吹為籥以幽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幽名夫逆暑迎寒而吹幽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投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幽雅祭蜡而吹幽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幽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所謂祭蜡吹幽頌者毋乃在是乎

何氏楷世本古義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幽頌今案豐年之詩舊亦知為報賽而作然無有知其專為蜡祭者愚蓋即以豐年一語知之蜡祭惟年豐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特以年豐降福為言非報賽八蜡而何天于大蜡八諸侯之蜡未聞然禮運言仲尼與于蜡賓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所以知此詩為幽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頌中其為幽頌明矣

又曰良相蜡祭報社也是為幽頌蜡之為言索也謂合祭萬物之神而索享之也天子大蜡八而又有天宗之所公社門閭之祀周禮黨正亦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若然則凡為神者莫不與矣而獨謂是詩為報社者何也禮祭陰祀用黝牲陰祀者先儒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也者黑也殺時特牲固黑唇也祭地北郊天子之禮諸侯惟祭社稷祭社必及稷也是以知其為報社也社祭一歲凡有三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一也雩祭以社以方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與祈年天宗並舉者周禮肆師之職所謂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也若門閭之祀不知何神如以為五祀中之門則既蜡而臘復又及五祀矣似不應瀆祭也且既非陰祀即不用黝牲以是知此詩之作專為報社也

又曰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位亦臘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苗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唐孔氏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準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又案臘之義訓有二徐踏云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應劭亦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愚謂此義得之狎臘者重接之貌西京賦披紅葩之狎臘是也乃先儒相傳皆謂臘者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享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是則好田之戒正申飭于臘月來貢之時而謂其臘禽以祭乎必不然矣或有疑周禮羅氏臘有蜡則作羅襦之語謂將以羅網圍取禽也夫野虞致道田獵實在仲冬此時作羅襦亦以備用也即周禮中冬狩田獻禽享烝非臘月也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方之祭用黃鍾為均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鄭氏鏗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于此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于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帔列五采繒為

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較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較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較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較舞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一物而已

禮記郊特牲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

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蟻蝻歸其安則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濫昆蟲毋作者昆蟲蟻蝻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若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數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蒿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周氏謂曰大蜡祝辭雖紀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馬氏晞孟曰蜡者于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美稗之屬

蔡邕獨斷天子大蜡八神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右蜡祭禮物樂舞祝詞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缺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也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少矣矣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土既旅不人是也疏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之禮在臘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

黃氏度曰社祭謂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

陸氏佃曰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坐主人于東南饌于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而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與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劉氏彝曰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于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者于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于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為庠序之先焉

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

然而歎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

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于祭禮有不備于此又略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

疏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

方氏慤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于釋菜言退饋者以此

雜記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

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于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祭主先齊大飲蒸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呂氏大臨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

方氏慤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

玉藻惟饗野人皆酒疏饗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依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惟酒而無水也

右祭蜡飲酒正齒位

周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疏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謂十月農功畢君臣飲酒以休農止息之老物也

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羅細密之羅襦讀為縹有衣初之縹元謂蜡

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疏先鄭所云其義得矣後鄭增成之言蜡者直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故後鄭云此時火伏十月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

引玉制者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

薛氏季宣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帽襦備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

以示之耳鄭氏僞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帽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襦為一物殆未之思歟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于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

人之服也。疏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罟，則作羅罟，鄭司農云：羅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于王者，皆屬大羅氏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疏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于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注：華果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疏：言天子惟樹瓜與果，故所以惟樹植此瓜華者是其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劉氏彝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

周氏謂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罟，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而禰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于諸侯，然戒之必至于歲終者，戒于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右蜡時之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為之風俗。通夏

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索羣鬼神而祭之。

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通典漢復嘉平曰臘

玉海周顯王四十三年秦初臘。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于秦也。始皇更名臘曰嘉平，亦復用夏之舊名也。周蜡于十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正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白免之

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鄭元別傳元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晏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言語閑通元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

數乃曰此非吾志不在所願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

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

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蕙田案邕之說當本于讖緯

通典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

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為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為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為土王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為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為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也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為祖

衰日為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為祖其休廢日為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蕙田案秦漢以後雖改蜡為臘其禮不同于古然饗祀之意則無異也自蔡邕有五帝臘祖之名之說而高堂隆引伸之遂為魏家之令典而不知其出于讖緯之邪說也博士秦靜謂非典籍經義之文可為有識惜其不能奪而終歸于附會耳

通典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

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于祊以燕皇尸殷謂之彤周謂之繹今雖未施彤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眾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隋書禮儀志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峻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啜獸貓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于其側嶽鎮海瀆

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于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豕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峻嶽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峻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啜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如西郊又如北郊祭訖還宮

蕙田案魏晉祖臘之制蜡臘之禮意亡矣至是又加以天神地祇星宿嶽瀆之位何其濫而不經耶厥後隋唐宋相仍無有起而正之者宜其不行于後矣禮教不明使先王仁至義盡之典泯然歇絕皆附會杜撰者階之厲耳惜哉

隋初因周制定合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于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為月合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竝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邊豆各四簠簋瓊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邊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準時祭

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啜貓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邊豆各二簠簋瓊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通典元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于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開元禮臘日蜡百神于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邊豆各十神農伊耆五官每座邊豆各四五星三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百獸元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邊豆各一簠樂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園鍾之均六成皇帝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儀附

齋戒如園丘從事官及攝事陳設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

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

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

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于東門外西方之饌陳于西門外設文武侍臣

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

次前蜡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鍾歌磬如園丘之儀右

校埽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

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為瘞炤于壇之壬地

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一日奉禮設御

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于壝門

外皆如園丘之儀攝事如園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

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于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

罇二罍一在壇上于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

罇二各于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畷

龍麟牛馬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鱗羽羸毛介等散罇

二俱設于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

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

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各設于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以上之

罇置于地星辰已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器設罇于罇下設御洗于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

又于東南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

壘洗畢各于其方陸道之左右俱內向執壘洗篚罍者

各立于罇壘篚罍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之上下罇

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漑又引諸祝官

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蜡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

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

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于壇

上大明于北方少東夜明于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
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于其壇上俱南向設后稷氏神
座于壇東西向設五官田峻之座各于其方設五星十
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
隰井泉神座各于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羸毛介
水壙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于其方壇之後俱內
向相對為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
神位各于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蜡日
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
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
伊耆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峻之象
罇俱實以醴齊七星之虛罇實以汎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醴齊山林川
澤之虛罇實以汎齊邱陵已下之敬罇實以清酒各實于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
幣以赤伊耆氏幣以元五星已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
諸邊豆簋簋各設于內壇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

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

皇帝服元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致祝作
無射表則奏永樂鞋賓姑洗太蔟奏順和黃鍾

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
文舞攝事如圜丘之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

洗奠爵竝如圜丘儀

攝事

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西面

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
謹遣太

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
為太尉皆謂者贊引

敢昭告于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

物覺寤黎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

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

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

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

明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取匏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

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

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夜明惟神貞此光華
恆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
年之報式備恆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
尚享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
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
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竝如圜丘儀皇帝獻
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詣壘洗盥手洗匏爵訖謁
常卿已下倣此
者引太尉自東陞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罇太
尉酌盞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
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
所取匏爵于坵執罇者舉罇太尉酌盞齊訖謁者引太
尉進夜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
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

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坵太尉興再拜謁
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攝事同以光詣
祿卿為終獻
壘洗爵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
官詣壘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
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
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
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壘洗盥手洗爵
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
白一獻辰星各奠于神座少退向神立于獻官奠訖七
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于神座之右
跪讀祝文訖興凡讀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獻官再拜訖
始讀祝文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
太祝各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星等獻
官詣壘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嶽一獻

五禮通考卷之六 蜡臘

南嶽一獻中嶽一獻西嶽一獻北嶽俱奠于神座少退
向神立嶽鎮海濱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
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
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于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
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罇洗盥
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句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
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
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惟無后稷獻拜
祝史奠版于神座贊引遂引五官獻官等詣罇洗酒罇
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羸毛介貓於菟坊水塘昆蟲
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
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
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邊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

再拜眾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元和不拜奏稱請再拜退立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于羣
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
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
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陞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于
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
伊耆氏嶽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埴以玉幣饌物置于埴
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埴東西
廂各四人寘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
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
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

蠟臘
宣

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
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
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
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
宮如園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伊
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
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
齊衆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
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
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衆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

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
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恆禮是
率謹陳嘉薦庶神享之 南方中央西
方北方準此 東方嶽鎮海瀆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雲雨亭
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
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享 南方西方
北方準此 句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句芒氏惟神贊陽
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
享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
武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
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畷實勸
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
 昭告于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涇曜昭明式贊南訛厥
 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享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
 敢昭告于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
 是與稼穡年穀既登庶享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
 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趨方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
 姓名敢昭告于元冥氏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
 安甯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

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為鱗長贊

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及

東方鱗羽羸毛介眾族貓於菟坊水塘昆蟲諸神咸享

其朱鳥屬虞元武祝文首尾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

茲與此同祝文發首亦同也 輔時宣化効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麟之神惟神

體信為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實

茲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

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恆祀元

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底

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春三月定國運以火德王色

尚赤臘用戊

禮志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祖以

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爲臘

文獻通考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畫日以前七日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案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收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祭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詒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畷五方郵表畷一十位蓋開元以來年祀寔遠有司失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載田畷郵表畷慶歷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巒爲二邊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巒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嶽鎮海濱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元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竝再拜內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惟奠酒再行後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

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于壇下當移于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為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為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為重複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壇每壇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畷蒼龍朱鳥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塘五坊五虎五麟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羸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畷設于南方蜡壇西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于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于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于辰星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為大祀蜡南方北方為中祀並用牲牢

文獻通考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

鎮嶽海濱內從祀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玉海紹興十九年五月乙酉詔定蜡祭從戶部郎周莊仲之言也

宋史禮志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請于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皆以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濱以至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園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玉海乾道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禮官王淪等言東西蜡備登歌三獻而南北方正配從祀一奠而已請如中祀儀式從之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

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于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千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藉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藉田之禮以祀先農于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倘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明彭謹八蜡廟記聖人緣情以起禮因民而事神故

享祀必本之有功而報德不遺于其細此伊耆氏之
所以爲蜡蜡者索也時維季冬百物用成合山川人
物之靈而索享之也記郊特性曰先嗇曰司嗇曰農
曰郵表畷曰貓虎曰坊曰水墉曰昆蟲其教陳矣而
所主者息老送終勞勤休力仁之至義之盡也古禮
天子大蜡今之制止于府州縣王國則否畿甸以降
惟兩河之間則有之荆揚而南莫之行也豈不以有
司于民最親足食爲政首務而聖人之流風遺澤在
中土爲獨存與寶慶舊無廟有廟蓋自郡守鈞陽郭
公始也部符南楚星輶載臨式崇禮教以索享之典
弗復非所以重祈報而昭敬事也乃因郡鐘樓之屢
徙將圯議欲爲新室于公庾之右以祀八蜡而薦明
德請于當路咸可之爰命縣典史陳春董其事材取

諸斧琢之既成者力取諸輿臺之已役者始于丙辰
冬十月而就功不待改歲歸然輪奐炳若位置秩如
矣彭子曰仁哉公之用心其善于復古矣凡禮有其
舉之莫可廢也無其人焉莫可強也夫子修經譏南
門之作刪詩錄史克之頌蓋以僖公賢于魯闕宮義
當復古春秋之所予也今二千石之選孰有踰公者
修美報以答明賜行典禮而觀會通人之稱是舉也
其不謂之社稷之役也乎長人者之于百姓既盡心
力以圖其明尤資鬼神以相其幽而神有不享民有
不安者弗信也繼自今將陰陽調風雨時衣食足禮
義興而公之功爲益大德爲益溥矣

陸東蜡祭議案八蜡神祠制也相沿以春秋仲月戌
日致祭考之典禮于義未當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

五禮通考卷五十三
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
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
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蓋終歲勞農是日飲樂
以享君恩也亦曰臘也漢應劭曰周曰大蜡漢改曰
臘漢火行衰于戌故此日臘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
終大祭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于民者
也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
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由是觀之則蜡之祭十
二月也漢成魏丑日則不一愚意蔡邕謂歲終王肅
謂明日爲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爲長然或
立春在十二月則又除夕屬新歲矣議立春于除前
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報
祀事崇興而舉事協祭義矣

蕙田案元明以來蜡臘之祭不行故瓊山邱
氏有復行之請今觀彭陸二文一曰今之制
于府州縣一曰相沿以春秋戌日致祭則其
行于民間者益未嘗絕也聖人制禮協諸義
而和于情宜其流風餘韻如此

右歷代蜡臘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僕總督蘇省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十七

讎

蕙田案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幽明之故聖人通之故有讎禮以驅疫焉疫者四時不正之氣邪鬼或憑之以為癘鬼神有邪正亦猶人之有君子小人也神之正直者不畏人鬼之奇衰者陰氣之慝以陽剛之氣懾之則遊散而不為害亦其理也周禮所載狂夫之狀雖近于誕然豈非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今以周禮禮記月令

之言載于前後世之事附焉殆亦聖人神道設教之一端也夫

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氏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祝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于季冬命有司大難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鄭氏鏗曰或謂每歲有時難之事所謂季春命國難仲秋天子乃難季冬命有司大難見于月令者是也二時有難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考殆猖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狂陰慝則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為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

高氏愈曰方相能于四方上下相察凶神者也狂夫不自檢飭者其職主逐疫而屬夏官者陽誅殘賊陰驅疫癘其義一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疏案月令惟有三時難季春有國者難仲秋天子乃難季冬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

難而言鄉黨鄉人難邪特牲鄉人陽亦皆據民庶得難而言也

李氏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

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

蔡氏德晉曰蒙冒熊皮示其猛黃金四目示其明執戈揚盾示其威百隸秋官司隸所掌五隸也時難以季春仲秋季冬三時而難也索室驅疫謂入室中搜

素疫鬼而驅逐之也

方氏苞曰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可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則怪誕可駭蓋王莽好厭勝如道使負簪持幢與令武士入廟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此相類故劉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則藏中辭氣相承完善無疵

蕙田案方氏于周禮之文可疑者輒謂劉歆附王莽竄入此亦其一然聖人不語怪而除怪以怪蓋為愚夫婦而設未足過也若因誕而削之則石言神降豈非怪之尤者乎謂王莽竊其似以行私則可竟因此而削之則不可也

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

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為難杜子春難當作

難疏難者以其難去疫癘故為此讀

李氏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難今曰始難者蓋在上始行難禮則諸侯萬民斯可難也

王氏昭禹曰既舍萌贈惡夢內無

釁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

易氏被曰始難所以迎和氣感疫所以送戾氣

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

注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

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自堂始平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澧集說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昂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任胃從胃歷昂故感疫之事當于此時行之也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

月宿值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陳澧集說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澧集說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日月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填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磔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土猶作也月建丑五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氏慈曰難所以難陰隱而歐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隱故也攘九門欲陰隱之出凡此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難陰隱之作于春者也仲秋季冬則難陰隱之作于秋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隱不能作故也至冬一歲陰隱之盛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特謂之大蓋歐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災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何也蓋天子之難為國而已非自為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也

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注禘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歐疫

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難朝服立于阼神依人也疏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

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晞孟曰難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

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難者

不違眾以立異也葉氏夢得曰難有二名難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猶禳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禘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朱子集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雲麓漫抄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

野狐案論語鄉人儺朝服立于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雲戲

禮記外傳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癘疫之氣于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儺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但于國城中行之耳

莊子遊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臟夫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崇也

右經傳儺

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疫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蠅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佞子佞之言善也皆赤幘皐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佞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佞子和

日甲作食殍胙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其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
食巨窮奇騰根其食蠱凡使十二神造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注東京賦曰捐糶斷新

狂斬委蛇騰方良因耕父于青帝女魃于神潢殘變與罔象殭壘仲而漁游
光注曰魃山澤之神禍狂惡東夷蛇大如車鼓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
罔象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變罔象木石之怪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
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魃罔象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
一足越人謂之山樛罔象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能神物也
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暉暉音曰儲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

十一獸儻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注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性曰煌火光逐驚走疫
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依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
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注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任衛士外為三部更
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還百官官
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儻人師訖設桃梗儻儻葦菱畢執
事陛者罷注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枝
門曰東門西門曰西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一人曰神荼一人曰鬱壘

閱領帶鬼之惡害人者執以羣索而用食虎于是黃帝法而象之感除罪因立桃
梗于門戶上書鬱儻儻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于蟠木
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儻兄弟二
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鄧皇后本紀永初三年舊事歲終當饗衛士大儻逐疫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
疫儻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

北魏書高宗本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儻耀
兵有飛龍騰虵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禮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儻之禮遂耀兵示武
更為制令

隋書禮儀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
以下為儻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阜構衣
執鼓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

五禮通考卷五十七 儻

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械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儺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隋制季春晦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侏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構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

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驅牲匄磔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唐書禮樂志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侏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埴各于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于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振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唱振子和曰甲作食殍拂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誦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

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炤

百官志內寺伯六人歲儺則泣出入鼓吹署令二人大儺帥鼓角以助振子之唱宮門局宮門部二人歲終行儺則先一刻而啟皇太子

舊唐書禮儀志季冬晦堂贈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雞一

職官志太卜令掌卜筮之法歲季冬之晦帥振子入宮中堂贈大儺

開元禮諸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振子都督及上州六十八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一人皆以雜職充之其振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鼗鞞四人執鞭戈儺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于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

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儺擊鼓執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官者引之徧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爲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于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于西南酒以爵脯以籩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殍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神尚饗

乾淳歲時記禁中臘月三十日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

東京夢華錄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

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亦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冑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崇出南熏門外轉龍彎謂之埋崇而罷

荆州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邨人竝擊細腰鼓戴狐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注案禮記云儺所以逐癘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除以鬪故也元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率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茆振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與公常著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與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祖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蕙田案自唐以後儺之禮不見于正史以上三條雖出于小說而語稍近實附載之

天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于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仲秋行于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禮也若無此禮聖人豈苟于同俗者哉漢唐以來其法

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徧盛不能無影響之疑于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闕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

右歷代儺

醮

蕙田案醮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爲人物裁害之神後世蝗則行之亦爲民祈禱之意也

周禮地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醮亦如

注醮者爲人物災害之神故書醮或爲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蜂蟻之醮與人鬼之步與蓋亦壇位如雩祭云王氏昭禹曰祭醮必于族祭祭必于黨祭社必于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眾寡唯爲社事留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于二千五百家之州祭之祭次之故祭祭于五百家之黨醮之祭小矣故祭醮于百家之族

鄭氏錡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橫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者布德于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惠田案經明言春秋祭酺與合聚飲酒之說不同鄭說非

五代史晉本紀出帝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文獻通考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宋史真宗本紀天禧元年五月諸路蝗食苗詔遣內臣分捕

文獻通考天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諭諸州軍于公宇設祭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四年正月太常禮儀院上新修禮書及慶歷祀儀

禮志慶歷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為害乞外內並修祭酺

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蝻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蝻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為酺神若外州者即畧依祭禮其儀注先擇便方設營攢為位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竝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一豆一寶以酒脯設于神坐左又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薦神用白幣一丈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退詣罍洗盥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

瘞幣其醮神祝文曰維年歲次月朔某日州縣官某敢昭告于醮神蝗蝻荐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謹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饗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太常寺言醮祭依紹興祀令從之

孝宗本紀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癸巳蝗

文獻通考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醮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蠱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合併辦排事竝依常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無蠱蝗爲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卽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甯宗嘉定八年以飛蝗入臨安祭告醮神

宋史禮志嘉定八年六月以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醮神

蕙田案蝗亦昆蟲之類耳而其害民至大世謂蝗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死若有默相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然則醮非祭害物之神祭其主此害物之神者耳

右祭醮

盟詛

蕙田案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考之書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三王以前蓋有之矣苗民覆之故敷之以爲罪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詩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
 也夫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
 畏于神而不敢欺敬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
 其畏敬之心而躬信畏以先之此盟之所以
 息邪省刑而足以輔治也故周禮秋官立司
 盟以掌其事至并盟誓而背棄之則刑罰有
 所必加矣司盟亦謂之司載國語司載糾虔
 天刑是也但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
 而不必用去古既遠民俗澆漓盟詛雖用而
 如無有升降之際良可慨已盟誓盛于春秋
 後世間有之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史之書胡
 為王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

芻之文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亦不考
 之于詩書爾今依經傳通解之例附著于篇

書呂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傳三苗之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皆無中于信義以反古盟詛之約 疏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苗君久行虐刑民憤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和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盟詛之約也

詩小雅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而見同會般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正義言凡國有疑謂于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也 而詔明神是也

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豕以犬以雞 箋我與汝俱為王臣今汝心誠信而我不知其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物為其情之難知已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疏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明著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犯命者詛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放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且其實入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營盟詛諸父之衛定六年陽虎及三桓盟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諸父之衛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臣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屬

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以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謂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宰出殿行出犬雞所云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誑之百人為卒出一級誑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誑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被百人即得用豕於時鄭伯使之誑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誑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燭曠與伯姬與殺以盟孔悻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宰及行所出皆謂誑且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衛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悻以殺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豕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圍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若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有違此盟無克詐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注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載禮加方明于壇上

明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載禮加方明于壇上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出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致命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滅紀犯門斬關以出乃盟滅氏又曰鄭使卒出殺行出大難以詛則考叔者疏凡言明者盟將來詛者詛往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注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疏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其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注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

司盟共祈酒脯注疏明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敦槃類珠玉以為飾疏若合諸侯謂時見曰會若司儀云為壇上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而盟則供珠槃玉敦

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疏為要誓之辭

載之于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之謂正之使不犯

地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注大盟會同之盟 疏天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元謂將敵血者先執其器為眾

陳其載辭使心皆開闢也役之名傳敦血授當敵者 疏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敬之

贊牛耳桃茆注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茆為滅杜子春云滅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戶盟者執之

鄭氏鑿曰盟雖敵血必有戶盟者執牛耳牛牲至順執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陳氏禮書古者人君出戶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茆

在前開冰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葷桃茆以

辟凶邪膳于君有葷桃茆于大夫去茆於士去葷則

盟用桃茆宜矣蓋桃茆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

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茆過于茆矣

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泣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

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注泣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疏王與諸侯

因大會同而與盟既臨其盟書因登此書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自副貳盟辭而藏之礙相勘也

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

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

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

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蕙田案此因覲而以會同之禮見諸侯遂有盟約之事司寇謂邦之大盟約春秋傳所云

勞而賜之盟者也盟詛所祭之神經無明文

據此則祀方明也

禮記曲禮泣牲曰盟注泣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合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哀字上事天子旁

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請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性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惟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王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元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台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歃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吉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教血以授當歃者各含其血既歃乃攻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請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觀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璫西方琕北方璫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列諸侯于庭玉府共珠槃王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目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注於後衛侯之手及挽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傳云齊以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王敦以奉流血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自之此時公求好于邾邾君來至蔑也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中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波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具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蕙田案此春秋書盟之始疏文亦最詳故錄之後但載其有關盟詛之事義者

七年左氏傳陳五父如鄭泣盟王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注歃如忘志不在于歃血也疏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注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詰誓尚書六誓七詰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詰誓而信自著

盟詛不及三王注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臺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注二伯謂齊桓晉文

胡傳周禮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

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湛氏若水曰紀參盟也古者天下為公會同之禮制于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然而彼善于此則有之參盟之謂也故書而紀之

十一年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犴行出犬雞以

詛射穎考叔者注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加之殃咎疾射穎考叔者令卒及行間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殺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

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據謂豕之牲者爾雅釋獸豕北曰豨豨者是北知豨者是豨祭祀例不用北豨宋人謂宋朝為艾豨明以豨豬喻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蕙田案此詛用三物之證
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秦人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注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蕙田案此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八年左氏傳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注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于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注獎助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成公十二年左氏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無克祚國

蕙田案此三條皆盟辭

襄公九年左氏傳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注與晉成也同盟

于戲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注騑字公子發注發字公子嘉注嘉字公

孫輒注輒字公孫蠆注蠆字公孫舍之注舍字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

伯注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注莊子士莊子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注加違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

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注亦如此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改之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注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注楚兩用載書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

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

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注神明神不蠲
要盟注蠲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
分注中分鄭域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蕙田案此用兩載書盟及要盟之證

十一年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今必不能武子固請
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注僖公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

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蕙田案此盟後復詛之證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
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壅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三

神疏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二百
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元
黃設六王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
山川邱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
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
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
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
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川之有名者謂五嶽四瀆也名川謂四瀆
也羣神羣祀注羣祀在先王先公注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七

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
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疏十三國
為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卽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為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
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士之盟云晉重魯申于
是晉為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
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被叛必速豈有如此理
哉明神殛之殛誅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踣

蕙田案此盟之明神見于盟書可據者

二十三年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
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
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

二十五年左氏傳崔杼弑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注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

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敵

注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有敵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

蕙田案此亦改盟書之證

二十六年左氏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

寵注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

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左書徵之而聘告公曰

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

蕙田案此亦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七年左氏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

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

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

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

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

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

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

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荀盈遂如楚泄盟

蕙田案此小國尸盟之證

二十九年左氏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注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昭公元年左氏傳會于虢尋楚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涓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

信不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蕙田案此尋盟之證讀舊書加于牲上也

三年左氏傳子太叔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疏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于天子朝親同盟之數此說文襄之霸諸侯朝霸主大國之法也霸王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已政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王霸主不可自同天子故設此制以簡之

蕙田案此霸主會盟之法

十三年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

定公五年左氏傳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盟桓子

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誼注稷門魯南城門傳言季氏之亂

六年左氏傳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

亳社誼于五父之衢注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蕙田案此二條亦盟誼並用之證

八年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注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

耳注盟禮尊者泄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注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耳注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今衛侯與晉大夫

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泄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注言衛小可比晉將歆涉佗接衛侯之手及腕注接腕也至腕

縣不得從諸侯禮注言衛小可比晉將歆涉佗接衛侯之手及腕注接腕也至腕

排也排擠也後是推排之意故為擠也昭注言衛小可比晉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注賈趨進大夫曰

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注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蕙田案此小國執牛耳之證

哀公十二年左氏傳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對曰盟所以

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

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

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乃不

尋盟

蕙田案此不尋盟之證

十四年左氏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十五年左氏傳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輿緘以盟孔悝

蕙田案此盟不用牛之證下于君也

十七年左氏傳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注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注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魍注發陽鄆也在十二年石魍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

則彘也注彘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速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國

執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為是注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為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蕙田案此亦小國執牛耳之證

國語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

表與鮮牟守燎注置立也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

晉語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

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

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

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羊傳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

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齊桓公莊

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

環厥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

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

盟始焉

穀梁傳葵邱之盟束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毋雍

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孟子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

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
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
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
兵鼓諺劫定公東夷謂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
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
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
麾而避之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贊而不

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羣臣

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濰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

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

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注孔子與弟子

行禮于大樹之下桓離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

于難甯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

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陳氏禮書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
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

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
 盟詛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
 侯有詛萬民之不信有教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
 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其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
 盟贊牛耳桃茆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
 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其上盤以盛
 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歆小者亞之哀十三
年吳晉
爭先國語曰吳先歆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歆霸王之勢
在德不在先歆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上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
 帛以禮明神哀十二年子貢曰
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茆以祓不祥既盟則
 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
 而藏之然則司盟其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
 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山
 川邱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邱

凌升祭川沈祭地瘞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
 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
 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歆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
 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
 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日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
 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
 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
 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
 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日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
 賜之駢旄之盟杜預日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蓋駢旄
 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
 禴禘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
 國之劑信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左傳日鄭伯使

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陽虎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也時曰出此三物以詛其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豶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所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右經傳盟詛

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王陵傳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魏志臧洪傳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吳孫權與蜀盟文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叡么麼尋亦凶逆昔其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或攸底二鹵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猶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盟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縉縉齊契披布胸懷

書勒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
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
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
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
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
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
戮力一心共翦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
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侯景戎羯小醜逆
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移我廟社
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

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
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
戟強弩陵蹙朝廷剝肝斲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
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溫嚴恭
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
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冤之寄摩頂
至踵之恩能不慙膽抽腸共誅姦逆和將帥同心共
契必誅逆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
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譴是詰

右後世盟詛

釁

蕙田案釁之禮小矣古人敬事神明所以交
之者異也以血塗釁卽以釁名祭孫奭謂猶

治亂曰亂抑其義歟

天戴禮諸侯饋廟成廟饋之以羊

注廟新成而饋者尊而神之也

孔氏禮記雜記疏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饋之

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

注以神事

故亦同爵弁以載君朝服者謂不與也

宗人曰請令以饋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宰夫入

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注拭曉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

鄭氏雜記

往拭靜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是廟宰之官拭羊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

鄭氏雜記

注自由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棟屋之上亦

東西之中而南面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懸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懸之上下處中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漢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前為懸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懸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血皆于屋下明其懸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注有司宰夫祝宗人也

孔氏雜記疏門廟門也減於廟室故饋不用羊也

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注邾室門邾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饋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于

廟也案小戴制雞亦于屋上記者不同耳

孔氏雜記疏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饋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饋門後饋夾室又卑於門也其血皆於屋下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

曰饋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鄭氏雜記注

告者告宰夫

孔氏雜記疏饋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

禮記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
 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鷓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
 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
 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注宗人先請于君曰請命以釁
 某廟君諾之乃行而請將到割
 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釁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割鷓君朝服者不至
 廟也疏其鷓皆于屋下者謂未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
 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而說鷓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
 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周禮云毛牲曰
 鷓羽牲曰鷓以此鷓有羊有雞無別文故總以
 鷓包之朝服即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蕙田案釁廟之禮二戴大同小異但小戴廟
 于雜記內大戴則另列為篇故朱子集儀禮
 經傳取之二書互有詳畧今以大戴為正仍

錄小戴于後以備參考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注鄭司農云以牲頭祭
 也元謂珥讀為頤祈或
 為劓劓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劓劓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
 時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
 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鷓皆于屋下則既為釁禮此則與血連文則亦釁
 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依後鄭為釁法解之元謂珥讀為頤祈讀為
 劓者以釁法無取于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以土師劓鷓為正也鄭知劓鷓為釁禮
 之事約雜記而知也云用毛牲曰劓羽牲曰鷓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
 雞皆云鷓散文通也知劓鷓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
 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
 王氏與之曰珥當為珥如小祝所謂珥
 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禱非釁事也

蕙田案王氏之說非是當從康成注

禮記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

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疏釁屋
 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蕙田案以上釁廟

禮記雜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

注宗廟
 尊彝之屬疏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
 細者成則不釁者器則殺豶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塗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或曰釁鼓之釁也云釁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軍行被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

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擇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泣釁主及軍器

注大師帥也泣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云主謂遷廟之主左傳祝佗云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是也

小子釁邦器及軍器

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豕豚疏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器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簋豆俎簠尊彝器皆是引雜記宗廟器成釁之以豕豚者證此等所釁亦用豕豚也

禮記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注衅釁字也疏言車甲不復更用也

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龜

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元謂上春百五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目疏云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者謂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心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

禮記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筮

注筮著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其歲終使太史釁龜筮與周禮異矣疏太史史官釁龜筮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謂著也

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趙氏注胡斲王左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鄰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釁豐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器寶

蕙田案釁禮之小者也故宗廟唯用羊若器則雞豚之屬而已釁鐘以牛非禮也

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君以軍行被社費鼓注師出先有事

蕙田案以上釁器

周禮夏官圉師春除蓐釁廐

蕙田案此條釁廐

周禮秋官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
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元謂訟約若宋仲幾辭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謂殺雞取血釁其戶疏訟謂爭約約不決者云珥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乃開闢其戶以出本約約之書則之又曰司約所掌惟約約之書先鄭以為爭訟罪罰刑書及以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辭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大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辭則吾役也辭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始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殺雞者以雞記云割雞當門其血皆于屋下言珥故知用雞者

蕙田案此條辟藏而釁

周禮春官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為進禱之禮珥當為禱職也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雅人舉羊升屋白中中屋南而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血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禱謂羊血也小子職

日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
孫夷孟子統周禮大祝禱釁逆牲逆戶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御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釁之類也

鬯人其其釁鬯

注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釁疏鄭酒中兼有鬯香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為釁者以鬯釁戶故以釁為莊飾義也

夏官羊人凡祈珥其其羊牲

注其猶給也疏大人其大此云其羊或羊或犬俱得為釁故兩職各共之也

侯釁積其其羊牲

注鄭司農云謂釁國寶清軍器也元謂積積柴

秋官司師凡刳珥則奉犬牲

注珥讀為珥刳珥禮之事用牲毛者名故破從珥取用血之意知刳珥是釁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血皆于屋下彼雖不言刳珥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牲毛者曰刳珥者曰珥者雜記雜言珥即毛曰刳可知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

注鄭司農云幾讀為廢爾雅曰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沈沈駝謂不純色也元謂

幾讀為刳珥當為卬卬者豐禮之事 疏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豐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沈謂沈牲于水辜謂臨陳牲體以祭云用駝者駝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駝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駝亦可也又曰先鄭讀幾為廢雖引爾雅後鄭不從云元謂幾讀為刳從士師為正珥讀為卬從雜記為正云豐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也

春官雞人凡豐其其雞牲 注豐其其雞牲司農云豐請為徽疏鄭云豐豐廟之屬者

言之屬則豐鼓豐甲兵皆在其中豐廟以羊以下雜記文司農云豐讀為徽香亦謂以徽為飾治之義也

蕙田案以上豐祭禮

周禮春官女巫巫掌祓除豐浴 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豐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

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豐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豐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潔靜者沐浴相將故知亦有沐也

蕙田案此條所言豐乃祓除之義非豐禮也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邾人執郈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郈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公羊傳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成公三年左氏傳知罃曰執事不以豐鼓 注豐鼓以血塗鼓

昭公五年左氏傳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豐鼓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注用之者所其鼻以卬社

蕙田案豐社豐鼓皆古禮也然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以人血為豐怪矣

又案以上豐附

陳氏禮書豐者塗豐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豐室成不豐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豐非名者不豐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周官羊人豐其羊牲將以豐廟也雞人豐其雞牲將以豐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駝禮記言宗廟之器豐之以豶豚則豐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三
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衄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刳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謂祈幾皆當爲刳而珥當爲衄毛牲曰刳羽牲曰衄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衄皆於屋下於是以祈珥爲釁其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駝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

釁浴之于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按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爲薦血誤矣

右釁禮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right page's border.

五禮通考卷五十七

